

【HJ\*3/4】

【MM( ) 内 容 提 要 【MM)】

【HT3H】【JZ】内 容 提 要 【HT4” K】

需要是人的活动的内在驱动因。需要理论是研究需要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无论是就人学的理论建构来说，还是就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来说，对马克思需要理论的挖掘和整理都是有重大意义的一项工作。

马克思对“需要”问题有大量论述，几乎纵贯了他思想发展的全部过程。本文把这些论述作了三个阶段的划分，展现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发微、形成和发展完善的历史过程，力图揭示这一过

程的发展脉络；并通过对这些论述进行分析、概括和整合，力图呈现出一个较为完整、系统的马克思的需要理论。

第一部分，就《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范围内，探讨马克思的需要理论。此时的马克思阐

明了作为价值主体的人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但因为还没有完全摆脱旧哲学的束缚，对“需要”的说明还存在着不足。

第二部分，首先分析《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马克思关心“需要”问题的原因，然后阐述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的需要层次理论，评析其相对于《手稿》时期的进展，及其尚待完善之处。

第三部分，在考察了《资本论》时期的马克思关注“需要”的原因之后，重点论述了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系统对需要问题所作的科学的解说，以及在此基础上，为人类指出一条充分、平等地满足需要的现实道路，这是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归宿。

【HT4” H】关键词： 马克思 需要 需要理论

【WM】

【LM】 [WM]

【MM( ) 目 录 【MM)】

【HT3H】【JZ】目 录 【HT4” K】

序言 【JY。】 (1)

【HS2】 一、人作为价值主体的需要——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 【JY。】 (4)

二、人作为历史主体的需要——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发展需要 【JY。】 (15)

【HS2】 三、现实的具体的个人的需要——自然必要与社会历史需要 【JY。】 (24)

结束语 【JY。】 (35)

【HS2】 主要参考书目 【JY。】 (36)

主要参考文献 【JY。】 (37)

【LM】

【DM( ) 序 言 【DM)】

【SM( ) 【HT4” SS】 马克思的需要理论初探 【SM)】

需要是人的活动的内在驱动因，能否正确地理解需要的本质、需要的作用、需要的特点等问题，直接关系到能否科学地认识利益、价值、自由、信仰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

。所以说，该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在人学基础理论建设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从实践上看，我们所面临的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它内在地要求每一个中国公民都要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投入其中，如何最大限度地、最持久地调动起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已经成为理论研究的一项紧迫任务。而这个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对人的需要的准确而全面的把握。只有对人的需要系统进行深入全面的思考和把握，才能帮助人们建立起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规范和科学的信念。

近年来随着人学研究的发展，需要问题也一次又一次成为研究的热点，其切入的角度之多、涉及内容之广、探索程度之深都非常值得肯定。如有的学者从价值发生之前提的角度考察需要的起源及在此基础上价值的产生。有的学者以经济人学的视角，从需要的客体—利益出发，探

讨人的利益追求即对需要的满足的社会意义。还有学者对人的需要的基本特征、需要的结构和层次以及需要与人的本质的关系等构成需要理论框架的基本问题作了概括，这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另外也有学者就需要在人学中的基础地位，即从人学本体的层面上对需要进行思考和说明。而更多的学者把人的需要同人的价值追求、价值原则紧密联系起来，从价值论的维度来关注需要问题。各方面论及的内容不尽相同，但方法上有一相通之处，那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其立论的理论依据多来自马克思本人对需要的论述。不同的是，有的侧重于援引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主，有的立足于马克思思想成熟期的作品，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为主；还有的把马克思思想发展不同阶段对需要问题的阐述作综合性的概括和提炼。毋庸置疑，这些工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是很有价值的，对于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人学体系，对于丰富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贡献很大。但是，有这样一个问题也许我们不应该忽视，即到底哪一部著作中的论述最能准确地代表马克思对需要问题的看法？如何看待马克思思想发展前后阶段上的不同论述之间的关系？它们的关系是抛弃和取代，还是补充和修正，或是逻辑性的深入进展和新角度

、新层面的丰富、完善？系统化的理论建构是如何实现的？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以现实的人、现实的主体为出发点的以社会现实生活为依托的逻辑推展系统和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目

标的价值观照系统的统一

体，是哲学智慧与实证科学知识的完美结合。所以，只有纵贯式地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历程，我们才能理解其理论的完成形态，才会发现这一历程中的每个环节都构成着、预示着那个成熟体。否则，这一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就成了没有来由的、没有根基支撑的精美构造。而这种“纵贯式”的把握，应该即不背离马克思的原意，又不遗漏真理的颗粒，因此，初探的工作本身有必要对马克思的需要理论作历史的还原，即回到马克思的“文本”上来。正是出于此种考虑，我认为，把马克思在思想发展不同阶段上对需要问题的论述作一番较细致的梳理并进行纵向对照，在此基础上讨论马克思

需要理论的特点和意义，使我们较完整、具体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需要理论，这项工作是有意义的。囿于篇幅和才情，不当和粗陋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方家指正。

本文将首先从这样三个阶段的划分来做这项工作：第一阶段是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形成期，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主要原始材料；第二阶段是需要理论的发展期，侧重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关需要问题的论述进行挖掘和整理；第三阶段是需要理论的成熟期，重

点以《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为研究客体。笔者力图揭示出马克思需要思想发展的轨迹——它是一个逻辑上纵向深入的过程，对需要的认识从带有浓重的伦理目的主义色彩的价值预设到实证的历史科学的客观解析，再到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与经济科学的双向建构。它又是一个内容上不断丰满完善的过程，对需要意蕴的揭示从本体论层面进到认识论、价值理论的层面。我们还可以通过需要理论的形成历程，看到马克思人学思想发展的脉络。

应该承认，马克思确实极少专门、明确地论述他的需要理论。他也没有正面谈论过他对需要问题做理论探讨的目的，有的时候，他对需要的论述似乎是为论证另一个更重大的观点作理论铺垫。但是我们不能忽略马克思、恩格斯表达他们理论研究的全部动机和最终目的的话语。他们说，劳动者要在“最尊重他们的〔ZZ(〕人的

本性〔ZZ〕和最适应这种〔ZZ(〕本性〔ZZ〕的情况下”进行生活和劳动。“共产主义最重要的不同于一切反动的社会主义的原则之一就是下面以这个研究人的本性为基础的实际信念

，即人们头脑和智力的差别根本不应引起胃和肉体需要的差别。由此可见，按能力计报酬这个以我们目前制度为基础的不正确的原理应当——因为这个原理仅就狭义的消费而言——变为

‘按需分配’这样一个原理。”〔ZW(〕《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628页。〔ZW〕而要实现按需分配，就必须对人的需要做深入的研究。确

实，马克思深深懂得一种学说以人的需要和自由全面发展为尺度，人们就不会把它当作战斗的旗帜，所以他从不拒绝运用人性(人的需要)和人的自由发展状况的尺度对社会、对生产力、对理论本身进行评价，看它们是否“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无产阶级)的人类本性”。

恩格斯在其著名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断言，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现实的人”无疑是有着一定的感性需要和其它多种需要的人。可见，需要问题时时刻刻都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之内，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性、真

理性的具体表现，也是其价值因素的凝结。另一方面马克思的新哲学的创立和发展又总是伴随着对形形色色的国民经济学家、哲学家、各种社会主义者的研究和批判，这些批判对象的关于需要的思想就成了马克思阐述自己的需要理论的最好的引子。当然，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特定的时代背景不同，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形势不同，他的理论批判指向和建构向度不同，使得他对需要进行论述的具体原因有异。

〔LM〕

〔DM(〕一、人作为价值主体的需要——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DM)〕

〔HT3H〕〔JZ〕一、人作为价值主体的需要——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HT4”K〕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相对集中地探讨了“需要”问题，是什么原因促使

他这样做呢？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阶级矛盾在大工业生产的背景下，日益

明朗化、尖锐化。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统治的进一步加强使得无产阶级的苦难更为深重；另一方面，长期的革命实践的锻炼使得无产阶级成熟起来，斗争采取了更具有威胁

性的形式。可是，欧洲阶级斗争的进程也表明了当时的无产阶级在实践上还不可避免地带着一定的自发性和经济短视性，它迫切需要科学的革命理论来指导。各国工人起义的共同的社会原因是他们所面临的非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而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学家却无视活生生的现实，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固守着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为资本家、为资本

主义制度作辩护。马克思愤怒地指出，“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只当作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ZW(】《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57页。【ZW)】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工人的需要不过是维持工人在劳动期间的生活的需要，而且只限于保持

工人后代不致死绝的程度。因此，工资就与其他任何生产工具的保养和维修……与为了保持车轮运转而加的润滑油，具有完全相同的意义。”【ZW(】《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5页。【ZW)】他们说：“动产已经使人民获得了政治的自由，解脱了市民社会的桎梏，把世界连成一体，创造出博爱的商业，纯粹的道德……它给人民以文明的需要代替粗陋的需要，并提供了满足需要的手段。”【ZW(】《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9页。【ZW)】他们还“唠叨”许多诸如此类“无聊的废话”，要求工人放弃消费，抑制需要。马克思深入钻研了这些经济学家的思想，并且从论证方法上、从阶级立场上、从思想内容上进行了批判和指责。他们的大量的关于“需要”的论述自然会引起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此外，马克思在《手稿》时期之所以提出他的需要理论，之所以提出如下所述的需要理论，与他在此期间的哲学立场是分不开的。此时的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旧哲学的束缚，他的异化劳动理论在出发点、研究方法和理论前提上还有着浓厚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色彩和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的痕迹，它还没有形成科学的理论。”【ZW(】《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北京出版社)第1卷，第294页。【ZW)】所以，虽然他实际上已经站到共产主义立场上、站到无产阶级这一边，虽然他已经认识到要“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从“完全经验的前提”出发，他还是以设定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来反对现实的劳动，以“应有”的“人的需要”来评判实际上的人们的需要状况，他用哲学的范畴“异化”来说明问题，用“扬弃异化”来指示问题的解决。这一时期的需要理论闪烁着人本主义色彩。

在《手稿》中，马克思是从人的本质的角度来看待需要问题的。在《手稿》序言中，马克思讲道：“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ZZ(】完全经验的【ZZ)】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ZW(】《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5页。【ZW)】《手稿》的特色之一也就在于

马克思在谈论重大的哲学问题时，坚持从具体的现实的人出发，对问题作了以经验为基础的辩证分析。

确实，在论述“需要”时，他也遵循了这样的说明方法：把“需要”归结为人的本质，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现实的感性的存在。

他说：“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ZW(】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7页。【ZW)】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对象性的存在物

是受动的，但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

动，所以是个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对象的本质力量”。【ZW(】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69 页。〔ZW〕〕从这里我们看到，需要既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力即欲望即自发性，又表现为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试图获得欲望的满足，从而摆脱受动、超越受动的本质力量。所以说，人的需要即人的本性，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内在驱动力，但是人的欲望的对象是不依赖于他而存在于他之外的，既是他满足肉体需要的必不可少的对象，又是他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的重要的对象。所以，人要把需要变成满足需要的现实，把抽象的需要变成现实的需要，就一刻也离不开感性的即物质活动，也就是人类的生产劳动。就象马克思说的，“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ZW〕《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67 页。〔ZW〕〕

换句话说，从人的本性来看，劳动也是人的一种需要，需要与劳动是不可分离的。人的本质力量内在地隐性地表现为需要本身，而其外在的显示就是劳动，是按照自己的目的来改造对象、创造自身环境的人类实践。这种实践活动的产物不仅维持了人类的感性生存，而且证实了人的活动本身，证实了这种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总之，在这里，需要已经不仅仅是摆脱感性受动的肉体需要，而且是人要确证自身本质力量的精神需要。

更进一步，马克思说，“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ZW〕《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69 页。〔ZW〕〕直接呈现给人的自然对象并不就是人的对象，

人作为“为我性”的存在必须改造自然对象使之适应人本身。

因此，正象人的对象不是直接呈

现出来的自然对象，一切自然物必须〔ZZ〕产生

〔ZZ〕一样，人也有自己的产生活动，它作为一种产生活动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活动，即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类劳动。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用马克思的另一种说法是，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

〔ZW〕《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95 页。〔ZW〕〕正因为人是普遍的，与动物的局限性不同，因而人是自由的。因为人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人的生产是全面的，不仅生产自身，而且再生产整个自然界；人可以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懂得按照

任何一个尺度去生产，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所以人的类特性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并不

是说，这种活动漫无目的，而是说真正的人的生产应该是不受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而是为了满足自由的需要、美的需要、确证自身和实现自身的需要。这样，全部历史就是人类劳动的历史，就是人生成的历史，同时也是需要成为人的需要的发展史。正如马克思说的，“富

有的人和富有的人的需要代替了国民经济学上的富有和贫困，富有的人同时就是〔ZZ〕需要〔ZZ〕有完整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在这样的人身上，他自己的实现表现为内在必然性，表现为〔ZZ〕需要〔ZZ〕。”〔ZW〕《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29 页。〔ZW〕〕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那里，人有两种根本需要：一种是感性的肉体的生存的直接的需要即自然需要或物质需要；一种是认识自身、扬弃自身，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从而确证自身、实现自我的类的需要即精神需要。这两种根本需要统一于从事实践活动的人身上，并在人类不间

断的生产劳动中获得其丰富多彩的内容。用马克思的话说，“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所以，“改造无机界

”，“创造对象世界”的人类实践，是人“产生生命的生活”，而这种“生产生活本来就是类生活”。【ZW(】《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ZW)】这样，“劳动为之服务和劳动产品供其享受的那个存在物，只能是人本身”。【ZW(】《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9页【ZW)】

而另一方面生产劳动也因为人的双重需要，不仅是维持人自身生存和繁衍的手段，而且是人用来扬弃自己的肉体，扬弃自然界与人的对立，从而全面实现人之为人的本质，实现自我、确证自我的活动。前者构成人的生命生活、后者构成人的类生活。这样，自然界也不再是仅仅被人占有的有用的对象，而且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成了人的自然，人也就成了自然的人。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现实生活中活动的是感性的个人，但是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马克思指出“个人是社会存在物”，【ZW(】《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页。【ZW)】因为人为了能够占有自然界并从而实现他自己的前提是：人必须依靠人的对象，而自然的对象并不直接就是人的对象，所以人必须依靠产生人的对象的活动即生产劳动。生产按其本质来说，是一个社会过程，它不可能作为孤立的个人的活动而存在。所以个人的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而言，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享受；个人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这种形式，也是社会生产的表现和确证。这样，人同物的关系就包含了人同人的关系，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别人的感觉和享受也成了我自己的占有，反过来也是一样。所以，尽管个人需要并不必然是社会需要的较为特殊的形式，而社会需要也并不必然是较为普遍的个人需要，但是

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应该是根本上一致的。而这种一致也是一个生成的过程。（后面将有较详细的说明）

现在，我们或许可以总结一下“生产与需要”的关系了。

无疑地，肉体需要是人从事劳动生产的第一个动力。正是从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说，“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ZZ(】感性需要【ZZ)】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ZW(】《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页。【ZW)】

但是，马克思又说，“如果科学从人的活动的如此广泛的丰富性中只知道那种可以用【ZZ(】‘需要’【ZZ)】、【ZZ(】‘一般需要’【ZZ)】’的话来表达的东西，那么人们对于这种高傲地撇开人的劳动这一巨大部分而不感觉自身不足的科学究竟应该怎样想呢？”【ZW(】《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页。【ZW)】是劳动使人诞生，又是劳动使人生成为“人”，劳动使人的需要由潜在的需要变成现实的需要，贫乏的需要获得日益丰富的内容，劳动作为需要与满足需要的中介而高于两者。所以不能从一般的需要去理解广泛的人类活动，劳动才是理解社会生活的钥匙。当然，也只有把问题放在人类劳动的历史长河之中

，“需要”本身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需要与劳动的关系才能获得正确的理解。我认为，《手稿》在这方面的阐述是较为系统而全面的。

一方面，劳动创造了丰富的具体的人的需要。

首先，在生产劳动的不断发展中，人的需要获得了越来越丰富的内容，越来越多样的形式。

对于一个忍饥挨饿的人说来，他的需要就是填饱肚子以维持生物体的存在，这使得他无视食物的形式——其色、其味、其形都在他的感觉之外，食物对他只是可以吃、可以活命的东西

因此，他对于食物的需要只限于肉体的需要，而不考虑美的需要、兴趣的需要、自我确证的需要等等。一个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什么感觉。所以，“囿于粗陋的需要感觉只具有有限的意义”，[[ZW(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26 页。[[ZW( )]] 而有限的粗糙的感觉也制约着需要的丰富性。为了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为了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感觉，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即生产劳动是必不可少的。只有生产劳动为人的需要的满足奠定丰裕的物质基础，使需要的主体生成为具有人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的人之后，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官需要的人才能成为现实。这种时候，人们对于食物的要求就不仅在于它可以吃，更在于它的营养结构、它的口感、观感、它的种种意蕴。

其次，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满足需要的对象、手段的多样化。

“人和动物相比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ZW(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95 页。[[ZW( )]] 这种普遍性的获得正是劳动的结果。“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ZW(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95 页。[[ZW( )]] 人的实践领域越广阔，纳入人的对象的范围(自然界)就越大直至扩展到整个自然界，人用来满足自己需要的对象就越丰富多样。

“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ZW(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95 页。[[ZW( )]] 人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也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在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

由的活动。这是按人的方式理解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所以，新的劳动对象的发现、新的劳动过程、劳动方式、新的劳动产品，对人来说，都意味着人的本质力量的新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证实，都成为满足人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手段和中介。而劳动也不仅限于体力劳动，也包括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哲学思考。

再次，劳动使自然需要成了人的需要。

在《手稿》中，马克思反复使用“生成”一词，有时也用“产生”、“诞生”来表达相同的意思。他把历史看作是人类劳动的历史，看作是人通过对象性活动扬弃自身，全面占有人的本质，从而生成成为“人”的过程，这同时又是对本质的人的复归。也正是在劳动中、在人的自我生成中，人具有的自然的需要成为人的需要，就是说，吃、喝、性等自然需要，只在其纯

粹抽象的意义上，才是动物性的机能。它在人的活动中人的劳动创造出同人的本质和自然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全面而深刻的人的感觉，人可以发挥自己的一切本质力量与对象打交道，人将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本质时，自然需要将脱离其直接、抽象、贫乏的意义而成为真正的人的需要。

最后，劳动使人成为社会存在物，别人作为人对他来说成了一种需要。

马克思以男女关系为例说明了这个问题。把妇女当作共同淫乐的牺牲品和婢女来对待，而不是当作人来看待，这表现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的退化，也露骨地表现了对自然的、人类的关系的理解上的谬误。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和人最自然的关系，而人和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同自然的关系。这种关系通过感性的形式，表现出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成为现实。因而，从这种关系上，就可以判断人的整个发展程度，判断人的自然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行为。这种关系同时也表明别人作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他说来成了需要，他作为个人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

“正象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ZW】《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20页【ZW】无论是劳动的材料还是作为劳动主体的人都具有社会性质，个人的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这种社会性不仅仅体现在个人的活动和享受要直接通过同别人的实际交往而表现出来和得到确证，即使在从事一种很少同别人直接交往的活动时，个人也是社会的，也需要别人作为人的存在。因为，个人活动所需的材

料，个人的现实存在，都是社会给予的，而个人活动的产品，是个人为社会做出的，也只有通过社会的承认、通过他人的肯定，个人才意识到个人自己是社会存在物。

劳动使人自我生成。当我们作为人进行生产时，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你享用或使用我的产品，我因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而感到享受；你是我与类之间的媒介，是我自己本质的补充，成为我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因而，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

另一方面，需要驱动生产，丰富的人的需要赋予生产人的意义，直至生产本身成为人的第一需要。

《手稿》中，马克思仍对生产作了这样的划分。他说，“动物也生产。它也为自已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ZW】《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5页。【ZW】他认为，一个种的类特性就在于其

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所以，当人为肉体需要所迫而从事生产时，生产仅仅是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当吃、喝、性等人的自然需要成为生产的终极目的时，生产无异于动物的机能。这样的生产对人来说，往往是一种痛苦、一种本质的丧失、

一种异化。只有在人超越了直接的肉体需要，即扬弃了自身之后，生产不再出于外在的、偶然的需要，而是为了自我实现的内在的、必然的。需要时才是人之为“人”的生产。同时，人的需要的丰富性将使生产的发展意味着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人之为人的新证明。

当我们作为人，出于人的需要而进行生产时，我在我的生产中使我的个性对象化，因此，我在活动中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我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确证了我的本质力量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所以劳动对我而言就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就是我的生命，是生活的乐趣，因此是我第一位的需要。

可见，需要和生产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但是在私有制范围内、在异化劳动中，这一切却具有相反的意义：生产劳动所造成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增长却造成了需要的丧失和满足需要材料的丧失，具体表现为：

第一，对货币的需要成为唯一的、真正的需要，人作为人越来越贫穷。因为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在别人身上唤起某种新的需要，以便使他人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中找到利己需要的满足。而货币具有购买一切东西、占有一切东西的特性，所以是最突出的对象，它在需要与对象之间、在人的生活和生活资料之间、也在我和他人之间充当媒介，所以人越来越需要货币，无限制地需要。

第二，从主观方面来说，产品和需要范围的扩大，使人成为非人的、非自然的臆想出来的欲望的奴隶。私有制不能把粗陋的需要变为人的需要。每一个产品都成为人们用来诱骗他人“货币的诱饵”；“每一个现实的或可能的需要都是把苍蝇诱向粘竿的弱点”；别人的每一个“急难”都成为自己满足利己需要的“机会”。【ZW】《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3页。【ZW】而工业象个谄媚的宦官，激起人的病态的、甚至最下流的需要，从中渔

利。

第三，生产所产生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手段的精致化，却为工人产生着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最彻底的粗糙化、简单化，人不仅失去了人的需要，甚至失去了动物的需要。例如，“爱尔兰人只知道一种需要，就是吃的需要，而且只知道吃马铃薯、而且只是破烂马铃薯”，  
【ZW(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34 页。【ZW( )】而对光、对新鲜空气、对运动、对与同类交往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为需要了。

反过来，这种需要的非人化也影响着生产的性质。对人来说，劳动沦为满足肉体需要的谋生手段，不再是人的生命表现，不再是人的内在需要，人们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工业生产成为投机行为，为了满足外在的、偶然的需要，为了利用人为造成的粗陋的需要。劳动囿于贫乏的粗陋的需要，丧失了其自由自觉的类特征，成为异化劳动。

马克思揭穿了国民经济学家对这种不合理现实的论证方式：(1)把工人的需要归结为最必须的肉体需要，把工人的活动归结为最抽象的机械运动，再没有其它的需要和其它的活动了；(2)把这种最贫乏的生存当作普遍的计算标准，把工人变成没有感觉、没有需要的存在物，把工人的活动抽象为谋生的劳动。实际上，国民经济学家们把私有制当作永恒的社会制度，人和人的关系就是一个私有者和另一个私有者的关系，而且任何个人都是需要的整体，只是为了利己的需要而依靠别人，所以人人互为手段。因此，对私有利益的贪婪本性，为争夺利益而进行的竞争成了他们眼中生产发展的唯一动力。而劳动就是创造私有财产，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本质。国民经济学家们在此基础上理解交换、理解分工，从而构建一套经济学理论，其结果是自相矛盾。为了说明分工，他们假设了交换。为了论证交换是可能的，他们又不得不假设分工，假设人的活动间的差别。即便把问题转到原始社会，也仍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看到，正是对人的本质及其需要这一根本问题的理解上的不同，导致了马克思与国民经济学的对立；也正是在此处，在国民经济学最终失足的地方，证实了马克思观点的正确、有效。

不仅是在批判国民经济学中，而且在批判空想的粗陋的共产主义时，也显示了马克思关于“需要”的思想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这种共产主义看来，“物质的直接占有是生活和存在的唯一目的”、唯一需要，共产主义运动的途径就是用强制的方法使一切人都成为“工人”，用普遍的私有财产来反对私有财产(公妻制是它的极端形式)。马克思指出，这实际上是对“人的个性”的否定，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世界的抽象否定”，是“向贫穷的没有需要的人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  
【ZW(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18 页。【ZW( )】马克思还提到另两种共产主义：“(a)按政治性是民主的或专制的；(b)是废除国家的”，批评他们“还没有弄清楚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也还不理解【ZZ( )】需要的人的本性……”  
【ZZ( )】  
【ZW(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20 页。【ZW( )】。其实，马克思在这里提示了一个方法论的重要启示，共产主义作为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不应从抽象的假定的人和人性出发，而必须从现实的、具体的人的需要的本性出发。而他自己恰恰是这样做的。

谈到马克思“需要”理论的意义，我们不能不先回到《手稿》本身。《手稿》首先是一部经济学研究著作，是马克思早年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成果的集中体现和总结。而他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有力批判和大大超越，无疑是《手稿》最光辉的部分。能够做到这一点，根源在于他对人的本质及人的需要的理解。另一方面，对国民经济学的分析又促使马克思对劳动、物质生

产在整个社会的发展运动进行哲学考察，“人的需要本性”是极为重要的一环。如下所示：

【HZ( )】人的本质：自由自觉的劳动 人的需要：确证自我实现自我  
【HZ( )】  
【JX-\*2】  
【CD】1\*2  
【JX\*2】

[CD2] [KG-\*3] → 异化劳动私有制 [JX-\*2] [CD [1\*2] [JX\*2] [HZ(] 非人的劳动  
非人的需要 [HZ)] [CD2] [KG-\*3] →

[JZ] 异化的扬弃、共产主义(人的本质的生成或回归, 需要成为人的需要)

显然, 没有关于“需要”的论述、没有对于“需要”问题的澄清, 就无法真正理解人的本质、理解人, 也不可能科学地把握人的劳动(或者, 更确切地说, 人的活动), 人学就仍然是抽象的、纯粹思辨的学问, 而不可能成为真正解放人类的思想指南和理论武器。

作为一部早期的、探索性的著作, 《手稿》尚有一些不成熟之处, 体现在关于“需要”的思想上有以下表现:

第一, 在当时的马克思看来人应该是全面的、完整的、自由的人, 与人的本性相适应的需要应该是

丰富的、有意识的、确证自我、实现自我的需要, “对于一个忍饥挨饿的人说来并不存在人的食物形式”, “食物同样也可能具有最粗陋的形式, 而且不能说, 这种饮食与动物的饮食有什么不同。” [ZW()]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 第 126 页。 [ZW()] 其实, 肉体需要也是人的客观存在的现实需要, 而且, 在不发达的生产力和剥削性质的生产关系基础上, 它是人的或被压迫的大多数人的占支配地位的需要。马克思后来的著作中对此有科学、详尽的论述。马克思认为动物也生产, 把人在肉体支配下进行的生产看作动物式的生产, 而不是真正的生产。相应地, 他没有把直接的肉体需要看作人的需要, 这显然是不妥当的。

第二, 马克思从人的存在直接得出人的感性需要外, 还推出人有确证本质力量、实现自我的精神需要。因为他还没有科学地从劳动来说明意识的产生, 而是把人的意识看作人直接就有的类特性, 所以, 他对这一精神需要的最高体现的论证就是不足的。精神需要, 特别是自我实现、自由发展的最高需要是人类通过长期的社会实践——生产的进步、社会的变革, 自身精神水平的提高——才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现实需要。

第三, 马克思对感性需要对人类生产劳动的作用估计不足, 马克思认为, “劳动是劳动者的直接的生活来源, 但同时也是他个人存在的积极实现”, 而单纯的谋生劳动造成工人的产品和工人“应有的”需要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所以, 谋生劳动是“偶然的和非本质的”, 是“异化劳动”, 而不是“他个人的自我享受”, 不是“他的天然禀赋和精神目的的实现”

[ZW()]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 第 28 页。 [ZW()] 可见, 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是, 为满足生存需要而从事的生产劳动对“人”的否定意义和作为必将导致“异化的扬弃”的异化形式的顶点而具有的肯定意义。其实,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ZW()]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 第 28 页。 [ZW()] 物质生产, 现实的物质生产是社会的起源和基础, 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 是人的本质活动。《手稿》时的马克思确实还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和深度。

第四, 对“需要”的发展, “需要”的产生及作用的论述主要还是一种逻辑上的论证, 有待进一步引进劳动、社会的内容作科学的说明。应该说, 这是整部手稿的特点, 马克思是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来说明需要向“人”的需要生成和发展, 即主张通过扬弃非人的现实需要, 使人过上符合人性的生活, 它的理论根据本身是不科学的。这种克服异化, 向“真正的人”的复归过程的论述带有一种神秘的思辨的性质。

这些不成熟之处在稍后一个思想发展时期就有了改善和发展。

[LM]

〔DM〕二、人作为历史主体的需要——生存需要、享乐需要、发展需要〔DM〕

〔HT3H〕〔JZ〕二、〔WB〕人作为历史主体的需要——生存需要、

〔DW〕享乐需要、发展需要〔HT4〕K〕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诞生地，是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最伟大的哲学著作。”〔ZW〕乐志强：《〈德意志意识形态〉简明教程》，第1页。〔ZW〕在这样的一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对“需要”问题进行了较为集中的论述。学者们惊喜地发现原生的“需要层次理论”已初步成型，这无疑是马克思的需要理论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马克思为什么要在这里思考“需要”问题，此时的需要理论为什么会以“需要层次理论”形貌出现？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的场合对写作本书的动机和目的的说明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疑问。

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恩格斯回顾这部著作的写作目的时说：“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我们两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我们已经在德国西部的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一些人的拥护，并且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广泛联系。我们有义务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点，但是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使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使德国无产阶级相信我们的信念是正确的。”〔ZW〕《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3页。〔ZW〕确实，此时正是欧洲工人运动开始高涨，需要理论指导的时候，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的广泛流行对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造成了直接的危害，是

“最危险的敌人”。而当时的马克思、恩格斯已经非常自觉地把制定新的革命学说的理论工作

与在参加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人中间传播革命理论联系起来。在更早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意识到，“群众对这样或那样的目的究竟‘关怀’到什么程度，这些目的‘唤起了’群众多少热情”，这取决于理论本身满足他们的需要的程度。如果无视群众的需要和切身利益，即“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ZW〕《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3页。〔ZW〕所以，科学地把握“需要”问题，正确地指明满足需要，使工人获得真正的身心解放的途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其次，本书的副标题——“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

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批判”——也给了我们一些启示。马克思在致卡尔·威廉·列斯

凯的信中说，“在发表我的正面阐述以前，先发表一部反对德国哲学和那一时期产生的德国社会主义的论战性著作，是很重要的。”〔ZW〕《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3

页。〔ZW〕无疑地，新哲学的创立必然会涉及到对现存的各种意识形态的批判。他驳斥布鲁诺把感性需要和为满足生存需要所进行的感性物质活动污蔑为“棍子”的观点，嘲讽地指明，如果布鲁诺本人感到饥饿而又没有办法防止它，那么甚至他的胃也会变成统治他的力量。马克思要彻底清算施蒂纳、“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完全脱离社会现实、超越历史条件来空泛地谈论道德、精神，谈论“享乐主义”或“禁欲主义”，谈论人的发展。这些“庸才”们的反动观点必然会激发马克思、恩格斯来关注现实的历史的享乐的需要，发展的需要等理论

问题，对它们进行科学的说明。他们在批判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等各领域的思想观点，充满真理性、创造性，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发掘和整理。

要说明的另一个原因是马克思此时的哲学高度。这部著作的思想成就已经接近马克思的成熟程度，他已经以生产力为基础，用物质活动、社会存在说明社会意识的产生和发展，用物质关系来说明思想关系。他深刻地批判了从施特劳斯到施蒂纳等一系列资产阶级思想家们鼓吹“自我意识”哲学，无限拔高精神的创造作用，贬低物质，打击工人运动，把对一切问题的说明都停留在纯粹思维的世界。马克思站在新唯物主义的高度上宣言，要用纯粹经验的前提来谈论历史。第一个前提无疑是人的肉体需要及为满足需要所从事的生产。第二件事是得到满足的需要及其方式又会引起新的需要—包括享受的需要、充分发展的需要和其它精神的、更高级的需要，而且也是出于人的需要才有语言、精神的产生、分工等各种历史事物的出现。这是马克思阐发自己新发现的唯物史观的基础，所以在本书中对“生存需要”的

论述最充分、最深刻。有了这样的立论基础，马克思在探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解放时得出结论：“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ZW(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 69 页。【ZW)】他不再从哲学上的“异化”来说明人类的需要，而是代之以经济上的分工来说明，这一时期的马克思的需要理论拥有了更具说服力的科学色彩。

“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

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迹，它们一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了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间的连贯性。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对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ZW(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 21 页。【ZW)】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这段表述明确指出了这部著作的研究方法——把思辨的抽象从观察、解释、描述人类历史这个领域中驱逐出去，将这

个领域留给了“真正实证的科学”。正是用纯粹经验的实证科学的唯物主义方法研究和确定了社会历史科学的具体问题，马克思从中获得了最一般的观点即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这是一项“像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一样”的科学发现。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对需要问题的解说也遵循了这样的方法论原则，他丢掉了《1864 年经济哲学手稿》时期的“人性”拐杖，不再从理

想化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来说明需要，而是开始用现实的粗糙的物质生产来理解人类的需要，进而在生产和需要的基础上说明人类的交往形式，乃至解说全部人类历史。所以说，较之《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需要理论有了更严谨的实证科学基础。但是，必须注意，这里马克思所做到的并不只是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冷冰冰的、铁定不移的规律，他从现实的个性出发提出问题，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解决问题，在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基础上科学地设计人类的理想社会，其著述的价值取向和人文尺度是明显的。具体看来：

马克思强调，“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的，……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方法来确定。”【ZW( )《德意志意识形态》

，第 13 页。【ZW)】他正是以完全经验的、现实的方法确定了一切历史的三个前提：第一个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而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所以第一个确定的事实就是肉体组织的人的生存需要，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是构成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第二个是已

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到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是社会再生产的内在驱动力。第三个是人类自身的生产、人口的增多，产生了新的需要，这种需要的增长使原本唯一的社会关系——家庭成为从属的关系，新的社

会关系发生了。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直到现在，这三者就同时存在、同时发挥作用，这是构成社会活动的三个要素。这样，无论是通过劳动进行物质生产，还是通过生育从事人口生产，人的历史活动都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自然关系是人为了生存需要而同自然发生的对象性关系。所谓的社会关系就是许多个人的合作，一开始就表明人们之间有一定的物质联系。马克思讲道，“这种联系是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的历史和人的历史一样长久；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呈现出‘历史’”。【ZW(】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 24 页。【ZW)】而意识、精神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

从上述马克思对历史发生的经验描述中可以看出，需要——生产——原有需要的满足和新需要的

产生——再生产即人们共同活动的方式被看作历史的根基，由它产生的并与它紧密相联系的交

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与它一起构成整个历史的基础。这样，需要、为满足需要而从事的物质生产、在生产中发生的交往关系，成为历史主体的最深层的三个规定。生产是人类满足一切需要的中介，又是新需要产生的原因，因而成为人类的间接需要。任何生产一开始就是许多个人的合作，所以交往也成为人的需要。

马克思需要理论的独到、高明处之一，在于他强调需要的社会性。马克思在需要和生产的基础上引入交往形式这一概念，表明真正的现实的人从来就不是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下孤立、封闭的人，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人，所以个人的需要及其满足方式、满足程度都有赖于社会的发展程度和现实状况。这种社会性还表现在，人的需要是被人意识到的需要，人的满足需要的方式是有意识有计划的自觉摄取。按马克思的话说，“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人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一般地生活在社会中的。这个开始和这个阶段上的社会生活本身一样，带有同样动物的性质；这是纯粹畜群的意识，这里与绵羊不同的

地方只是在于：意识代替他的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的本能。”【ZW(】《德意

志意识形态》，第 25 页。【ZW)】正是这种社会性，使人的需要根本区别于动物需要，大大超越自然生理需要，具有了更广阔的内容和属性。在这部著作中，虽然没有明确的表述，马克思实际上按层次把需要分为生存需要、享乐需要和发展需要。

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本书最初问世于 1849 年 4 月，它的基础是 1847 年马

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的几次演讲，即写作于《形态》后一两年的) 1891 年单行本导言中把这一思想明确化，他指出，在“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下，“工人阶级是生产全部价值的唯一的阶级”，但是人类劳动生产率的空前大量增长却使社会日益分裂为对立的两极：一方面是过富有的阶级；另一方面是“绝大多数人口无产阶级化，变成雇佣工人”，他们“几乎得不到或完全得不到保障去免除极度的贫困”。社会的这种“愈加荒谬”的状况，“它应当被消除，而且能够被消除”【ZW(】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48 页。【ZW)】。在导言结尾处，恩格斯用精炼的语言写道：“……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

一步发展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生产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都将同等地、愈益充分地交归社会全体成员支配。”【ZW(

】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9页。【ZW】可见，恩格斯在这里正是表明在消灭了阶级，实现了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底下，人民的生活需要、享受需要、发展需要将得到平等的、充分的满足。这是对马克思思想的明确表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三个层次需要及其联系的大量论述蕴涵着非常大的价值，极具启发意义。

在三种需要里面，马克思对生存需要的说明最为详细和充分。生存需要是指由人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们为了维持生存所必需满足的对衣、食、住、用等生活资料的渴求。生存需要本身并不能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它体现着人的自然制约性，但“一旦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ZW】《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4页。【ZW】这种为满足生存需要所从事的物质生产一直都在延续着，几千年都如此。而且一般而言，只有这一需要得到满足，人们才会产生更高、更多的需要。可见，在马克思这里，生存需要是人类最基本、最强烈的需要。马克思讲道：“即使感性在圣布鲁诺那里被归结为像一根棍子那样微不足道的东西，但它仍须以生产这根棍子的活动为前提。”【ZW】《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2页。【ZW】生存需要和为满足生存需要所进行的生产是马克思崭新的历史观的前提。生存需要是人的自然性的突出表现，它同时也体现着人的社会关系。在以不够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的私有制社会中，马克思说，“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ZW】《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7页。【ZW】旧式分工使得一个人，如果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必须固守他一定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是一个猎人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他所从事的活动首先是迫于生存需要，他是生存需要的奴隶，另一方面，私有者还支配着“活动的产品”，“有许许多多的人仅仅依靠自己劳动为生，有大量劳动力与资本隔绝或者甚至连有限地满足自己的需要的可能性都被剥夺”，他们不仅失去作为有保障的生活来源的工作本身，而且处于不稳定的地位，这种悲惨生存状况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最迫切和最直接的原因。【ZW】《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9—30页。【ZW】所以，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生存需要的满足是消灭“异化”的绝对必需的前提，因为“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然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ZW】《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9页。【ZW】这就是说，生存需要在一般的意义上是人类不可超越的需要。

此外，同样是因为生存需要而同自然界打交道，但人的生存需要与动物的本能是根本不同的，这种不同就在于人在生产中出于需要产生了意识、精神。人的生存需要是被意识到的需要，它就不再单纯地是要吃、要喝、要穿，而是附加了社会的、文化的、伦理的等方面的内容。

享受的需要是在满足生存需要基础之上的，对不断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即对舒适的物质生活和愉悦的精神生活的需要。这种需要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实现的呢？“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说：“为了活动和享乐，需要不依赖于这些‘物’。活动和享乐决定于‘人的特性’。”【ZW】《德意志意识形态》，第539页。【ZW】他们“避开个人的现实活动”，求助于“人的特性”，求助于“纯粹思维”是不可能说明和解决问题的。马克思认为，每一个时代的个人的享乐同阶级关系以及产生这些关系的，个人所处

的生产条件和交往条件相联系。所以，在阶级社会，少部分人的享乐是建立在大多数人的痛苦之上的，一直到资本主义

阶段，享乐形式还和人们的现实生活内容相脱离、相矛盾，在资产阶级统治下，个人的享乐形式取决于他在社会所处的阶级地位。资产阶级由于对物质资料的占有，其享乐服从于金钱利润，带有一种无聊的性质。而无产阶级的享乐，一方面由于工作日的漫长而使享乐的要求达到了极端迫切，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所得到的享乐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非常有限因而具有了粗

陋的形式。无视享乐的方式和内容“始终是由社会的整个制度决定的，而且要受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影响”【ZW(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479页。【ZW( )】这一历史事实，妄图把本来只是特权阶层的巧妙说法，宣布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整个社会的人生观，其结果要么是虚伪的空话，要么就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把强制禁欲主义宣布为享乐。同时，马克思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桑乔等人认为只要人们把一些“固定观念”从自己头脑中挤出去，就能够满足于自己的生活，就能够享受生活的观点，是无视现实生活内容，从观念出发的虚伪说教。只有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产生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观点的时候，才可能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条件和交往条件进行彻底的批判，才可能揭示出历史的真相，这将对禁欲主义道德或享乐主义道德宣布死刑；只有当消灭剥削阶级，建立共产主义之后，不靠牺牲别人，每个人就能顺利地满足自己的需要，享乐的需要对每个人来说才是同样真实有效的。

“每个有才能的人都应当有不受阻碍地发展的可能”。【ZW(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448页。【ZW( )】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人的发展的需要，即每个人实现自己的才能，充分表现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全面占有人的本质从而取得自由的需要，这是人类特有的最高层次的需要，是人的终极目标。对这一需要及其满足方式的科学论述，鲜明地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照和人文关怀。

马克思认为，人们是否能顺利发展自己的天才、实现理想、取得自由决不是取决于“人的概念，这种先验设定的东西，而是由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的。在有限的生产力条件下，不能满足

整个社会的需要的生产，使得人们的发展只能具有这样的形式：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

要，因而少数人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多数人经常必须为满足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暂时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可能性。社会一直在这种对立的范围内发展。但是发展的局限性并不仅限于被统治阶级，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分工支配着每个人，使他成为片面的、畸形发展的人。

另一方面，由于人的“需要即人的本性，人们获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人们必然地要发生相互关系”。【ZW( )《德意志意识形态》，

第504页。【ZW( )】所以，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代是相互联系的，因此，发展不断地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这种意义上说，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个前代积累后代继承的历史过程。在共产主义的社会关系里，由分工造成的发展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将消失，个人对职业的依赖性也将消失，正如马克思说的，“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动的人们。”【ZW(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450页。【ZW( )】

通过解读《形态》中马克思有关需要的思想，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对生存需要、享乐需要、发展需要的分析论述，还可以发现他对三种需要的内在联系的说明。

首先，三种需要不是机械地分裂的，而是同时并存的，但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某一层次的需要会成为需要系统中占优势和支配地位的。被我们一再引述的这段论述中包含了这样的思

想。马克思讲道：“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ZW(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 21 页。

【ZW( )】“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ZZ( ) 新的需要【ZZ( )】”。

【ZW(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 22 页。【ZW( )】“一开始就纳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就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活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的一些人，即增殖”【ZW(

(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 22 页。【ZW( )】。这里，第一个事实说的是生存需要，第二个

是指满足生存需要后更高级的需要，第三个事实既包含了对人类的生存和延续的需要，也包括了交往的需要。(就在本书的稍后几部分中乃至在马克思后来的著作中，马克思都把普遍交往看作是实现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马克思继续说：“不应把社会活动的这三个方面看作三个不同阶段，而只应看作三个方面”，或者说“三个要素”。“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三者就同时存在着，而且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ZW(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 23 页。【ZW( )】可见，在马克思看来，人从来就是有着多层次需要系统的具体的人。

其次，需要系统的诸层次中，马克思强调生存需要的基础地位。以上面引述的那段话中可以知道，生存需要是第一个必须得到基本满足的需要，它是其它需要被意识、被满足的前提。就象马克思在讥讽布鲁诺时说的，“如果圣布鲁诺感到饥饿而又没有办法来防止它，那么，甚至他的胃也会成为一种‘在他之中并统治着他’的力量。”【ZW(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 87 页。【ZW( )】对于生存基本需要都不能得到满足的人谈论“享乐”、谈论“发展天才”都只能成为“空话”。但马克思并没有否认生存需要尚未被完全满足的情况下，人也可以有并追求其它高级的需要。

此外，这里的马克思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即发展的需要看作最高层次的需要。马克思本人一向把人的自由发展看作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这种发展的突出表现就是：劳动不再是谋求生存的手段，不再是“为维持生命而摧残生命的东西”，而是人全面展示自身的“智力和体力，充分发挥天才和兴趣”的活动。简言之就是劳动成为乐趣，成为人的第一需要。用

马克思此时的话说，即“自主活动同物质活动一致起来，而这点又是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ZW(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 67 页。【ZW( )】马克思认为，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交往达到世界范围的普遍程度，

“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实现社会生

产资料的公有后，对社会每一个成员来说，才可能是真实有效的。

综上所述，在《形态》中，马克思提出阐明了需要层次理论。对比我们在上一部分分析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的需要思想，马克思实际上取得了很大进展。特别是他

对感性的生存需要的属人性和相对于其它需要的基础地位，以及它在人类生存和发展中作用的

强调，弥补了《手稿》时期对肉体需要的估计不足，这种更为科学的观点只有在马克思抛弃了《手稿》时的人本主义哲学，自觉地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之后才能真正做到。不仅如此，这个时期的马克思对发展的需要这一最高层次的需要论述相对于前面讲的确证自我的精神需要具有了更多的社会的、经济的内容，更深刻地揭示了人类需要及其满足程度的具体性、历史性，最终把人从自然、人从社会中提升出来获得全面解放指示了科学的、现实的方向。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 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mailto: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厦门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摘要库